

□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张文艳

李村河畔事 喜怒哀乐情



追溯李村河往事,再现一代人的童年记忆

流水无言,岁月有声。
河流探访继续,本期,我们关注让几代人念念不忘的李村河。

人还未到,先闻水声。路桥之下,水声潺潺。站在金水路上,可以看到两侧的李村河公园,碧绿的河水,从脚下穿过,耳边车辆的声音似乎消失,令人倍感安静。李村河公园是李村河的一部分,李村河全长17公里,时而奔腾欢快,时而蜿蜒舒缓,从崂山脉石门山汇集而下,一路西南,与多个“兄弟”河流携手并肩,迈入大海。

于是,半岛全媒体记者探访李村河公园,采访专家、老居民,还原李村河的历史过往,以及与百姓之间密不可分的动人故事。

追根溯源

河流育生机 李周立李村

春水碧于天,枝条抽绿,草色渐显,从李村河公园一分为二的金水路上下,扑面而来的是春水的荡漾。水声是从石砖砌成的小波堤处传来的,水流清澈,让整个公园充满了灵动的意味。

镜园、曲苑、水帘栈道、水帘栈桥、亲水平台,狭长的公园都是围绕水来建的,景点亦是如此。置身于此,仿若画中。随手一探,便可掬得清凉的河水,没有围栏,景与水,绿植与水,小桥与水,石径与水,人与水,亲密无间,融为一体。非周末,游客不多,有几位带孩子遛弯的老人,也有钓鱼者,明媚的春光,潺潺的水声,渗透着恬静的惬意。

询问周边的居民,他们纷纷表示李村河变化太大了,没想到童年的河滩,变成了美丽的公园。

光阴无情水有情。在感受李村河美景的同时,我们也来一场时光之旅,穿越千载岁月,回溯李村河的历史。

一切要从李村名称的由来说起。
揭开李村神秘面纱的日子也是一个明媚的春日。

20年前3月的一天,杨哥庄旧村改造,发掘出一些陶片,经鉴定,是两处分属商周和元明朝代的古代生活遗址,据张玉和王树防在《李村古河道的商周遗址》一文中称,这两处遗址不但证明了李村早在商周时期就有先民繁衍生息,同时也说明,李村古河道曾经改道,“此处出土的瓷片以元明两代为主,有少量宋瓷,但未发现清代瓷片”,这足以说明,李村河河床在明末清初时期已被堵塞,而在古代河床的200米处,涓涓流淌的新李村河继续着自己的使命,滋养了一代又一代李村人。

李村,顾名思义,以“李”姓命名之村。
明代正统年间(1436年~1449年),因为战乱而人烟稀少的土地上,迎接来了一批从云南迁徙而来的移民,他们依河农耕,垦荒种田。人群中有一个“姓李名周的人来到这里,发现了这片平坦土地,盖了一个茅草屋,垦荒种田,繁衍后代”,并非传言,有记载为证。1930年修撰的《李氏族谱》中提到:“吾始祖周自云南来至即墨城东流村,又迁居李村,迄今十有七世。”李氏立村以后,取名“李村”。“因为李村周边有水,土地也比较平整,交通也算方便,所以百姓生活水平一直不错”,青岛文史专家鲁勇先生说。

一条流淌了千年的河流,敞开怀抱迎接着陆续迁来的居民。一个个村庄因为李村河的缘故,逐渐出现在地图上。1928年版的《胶澳志》如此介绍李村河:“于白沙河之水为李村河,发源于石门山之东南方,自上流庄至苏家下河,折而西南流。合臧滩河,经庄子郑疃,蜿蜒至东李村之西。自卧狼匙山南流之水及自李村南山北流之水均汇焉。由此西流,经杨哥庄、曲哥庄、南至阎家山。枯桃山南方之张村河来汇之,北折至李村水源地北西流,合王埠疃河入于胶州湾”。

清清的李村河,不知养育了多少生灵。郁郁葱葱的植被,把村庄装点得一派生机。青岛地方史研究学者刘锦说:“半个世纪前的河两岸还是绿树成荫,沿河各村旁种的树种也不同,东李村后头的一段河岸植满‘卡齐树’(即洋槐树)青岛五十八中门前的河沿上种的是一片垂柳;杨哥庄村和曲哥庄村一带种着行行柳树。”



上世纪初的李村河。(资料图片)



上世纪初的李村河畔。



李村大集。

沧桑往事 桥梁跨水过,水下聚宝盆

李村河公园,在九水东路与广水路之间,每条路,都有桥梁横跨而上,即便在公园里,也有水帘栈桥越河而过,透明的围挡,让人有置身水中的错觉。如果算上从发端到入海,一路经过的桥梁,粗略数一下,有近30座。它们横亘在河流之上,静默如柱。看桥上人来人往,任脚下流水汤汤。

古老的石桥也见证了李村河的往日与今朝。

《胶澳志》记载:“李村市街桥梁八座,李村河横贯村中,上设洋灰料石平行河底桥,长一百一十八公尺余,宽三公六尺。土管造圆形涵洞一座,平行涵洞六座,均德人建。”20世纪初,德国人强行租下青岛后,在属“李村街市”的范围内,给李村河建了大小桥梁包括涵洞8座,将京口路上的木桥改建成石质漫水桥。桥的建成也方便了南北交通,对村庄扩张的作用不容小觑。刘锦告诉记者,“在京口路南段连接河南村和河北村的石桥,俗称‘老桥’。传说京口路南端是李村河最古老的渡口,南来北往的行人从四面八方聚集于此过河。”

一提到李村河,至今人们还是脱口而出:李村大集。虽然大集已于2016年搬迁,但对于集市的记忆仍在。

“老青岛人,没有不到过李村,也没有不赶李村集的”,鲁勇先生说,在李村集“只有你没想到买的东西,没有你想到买

不到的东西。”所以,大多数老青岛人都都有自己的李村记忆。李村的集市不仅仅是贸易场所,它带来了人脉,也沿河形成一条金脉,商圈便是沿河大集汇聚而成的“聚宝盆”。关于“聚宝盆”之说,还有版本众多的传奇故事,流传最广的是李村河滩下埋着一个破锅状的聚宝盆,所以李村大集才如此红火,人人进市都会发财,老人们常说,李村河底的聚宝盆在大年夜里要到世上看景致,有缘人遇上带回家,那财帛可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。

李村大集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就有记载,持续了数百年,这一中国传统甚至让德国人感到惊奇。德国人海因里希在《山东德邑村镇志》中表达了他的惊讶:“人们去赶集不仅仅是买卖货物,而是过节,与朋友和数人一起吃顿饭,聊聊天,谈谈新闻。在集市上可以听到各种事。甚至还有说书人,讲述长久在人民中间流传的故事和神话”。

在1897年强行租借了青岛之后,德国人把租借地划分为市区和乡区两大行政区域,市区叫青岛区,周围统称“李村区”。1898年,德国人在李村设置了按察司,正式在此办公。李村大集依旧熙熙攘攘,不少外国面孔也出现在这里,瞧个新鲜,里面有个英国人,名叫帕默,1910年,他曾撰文《青岛》,写到了李村建筑和美景。“按察司”坐落在李村西北600米一个小

山上的漂亮楼房里,此外,这里还有基督教会、教堂和华人监狱。“李村山,风景秀丽,在东北角的一座226米高的山上有一道古战壕,以北可以看到西部的一大片果园”,帕默如此描绘李村山风景。“李村山也叫枣儿山或象耳山,1927年康有为病逝青岛后便曾葬在这里,据说康有为懂风水,生前就选了这块墓地”,鲁勇先生说。

除了帕默提到的几个建筑,到1913年,李村还设立了法庭、警署、学校、消防队,并修建了德华大学实习农场、苗圃等,根据档案显示,建成二层楼44座,西式平房28座,平房39座等,这里已经成为当时青岛较为繁华的城镇。

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。1914年9月,日军第十八独立团侵占李村,这一年11月,日本赶走了德军,厚颜无耻地霸占了青岛的土地,并在李村设置了李村军政署。直到1922年,中国政府才成功收回青岛主权,设李村区。日本第二次占领时期,一条“惠民壕”(百姓恨称“毁民壕”)切断了青岛市与外界相通的两条要道——板桥坊和李村的两条大路。抗战胜利、青岛解放,革命先烈们用鲜血铸造了和平,也让李村进入快速发展时期,并成为了交通枢纽。城市的车轮将旧日李村的痕迹擦拭殆尽,然而李村河水一如往日,在岁月的长河中继续流淌,奔腾……